

咫

聞

錄

咫聞錄卷四目次

飛雲

楊舟

養鳥報

賣監生

虎拆家

延安府署樓

呂大生

咫聞錄

卷四

目次

一

送鐘

海中巨魚

山和尚

驟長人

泥皂隸
賒酒

泥皂隸
破案

異疾

鬼悞

某中丞

狗哺嬰兒

咫聞錄

卷四

目次

二

咫聞錄卷四

慵訥居士著

治垠山人定

飛雲

天下蕩心佚志之區夥矣最著者北路之邯鄲
西蜀之蠻營此不過行雲流水宿霧栖霞耳惟
潮州之六蓬船早識遊人之底裏盡羅豪客之
資財能使鄙裔者忽然慷慨垂老者化作少年
相傳嶺南有王先生忘其名浙江人老而遊幕

其爲人也溫厚簡默學問優長案有疑難裁度
決斷無不周詳度支出入纖毫無遺雖個儻揮
霍而見友人有寄情雲夢之事輒正言勸阻是
以縉紳士大夫重其品行爭相聘延所得束修
亦豐年餘七十橐有萬金晚景可怡歸行已決
對主人而辭帳與朋友以賦離見其留別詩集
杜句云人生七十古來稀老大徒傷未拂衣石
笋街前却歸去五陵車馬自輕肥又集白香山

句云七十無家萬里身一時歸去作閒人風膏
露重梨花濕野外庭前一種春此得意還鄉之
景也又見其謝餞集杜詩云一臥東山三十春
天涯風俗自相親更爲後會知何地錦里逢迎
有主人不嫌野外無供給邂逅無端出餞遲一
飯未曾留俗客風流儒雅亦吾師漸老逢春能
幾回別家三月一書來滿堂賓客皆歎息且盡
生前有限杯正在應酬唱和之間一日有舊僕

楊貴來曰某有下情欲以上達第念相公在廣三十餘年足不踵溫柔之鄉目不視豔冶之色言之恐拂大怒先生曰寧有人詆我以非乎寧有人謀我以財乎子姑言之楊貴曰相公接人以禮待人以德又誰誹議相公名貫一時威震四海又誰謀財某之所言者因昨見紅妓飛雲極慕相公盛德威儀謂我能請先生過飲其茶一挹之光以五十金爲酬小人不取應許未識

相公肯賞駕使小人稍肥家計否先生哂曰借此以帶爾財亦可使得第天下未必有如此便宜之財恐成畫餅想欲圖我良金我已行程在卽過而不留去亦無礙因謂楊貴曰必俟順道而往不能爲此特行也越日有同鄉張梧庵來訪班荆道故剪韭話情楊貴在旁同候張出楊貴曰相公答拜時必須用船可順道往飛雲船上一行王曰是日爾來隨去楊貴應命至期引

登妓船飛雲接進奉茶招楊貴入卽以所許之
金如數與之先生卽行雲亦不送先生回卽吟
詩云卅載已忘孫壽顰茲爲勤僕人迷津偏逢
白髮婦良興一諾千金此婦人又過數日楊貴
至妓船飛雲詢曰王先生回鄉否僕行者尙少
何人子能邀至我船我備餚核招飲者不費一
錢也子盍爲我先容之楊許諾遂到張梧庵家
說曰王相公行期已定公應餞之一敘鄉誼也

張曰我有此心然居窘鄉心有餘而力不足奈何楊貴曰船妓飛雲昨云能請王相公來船桂酒蘭飴只作請客者備之也張大喜使人邀約曰聞君有遠行行者必以餞旅寓福窄不堪容膝故席設飛雲妓船聊作平原之歡請勿辭先生笑曰我與爾上同鄉義難却謹領命隨作詩曰莫辭塵土污袈裟兩鬢蒼蒼興倍加天若無情憐晚節夕陽應不照桃花至期飛雲治酒以

待主人候舟以迎舟大水淺不能近岸舟人架
木爲梁渡客登舟正在渡時船移而板脫滂溷
一聲先生跌入水中矣飛雲急跳下水抱先生
起兩人衣衫盡濕取出錦衣長短適稱先生之
體深歎飛雲之周到而誇舟中之富麗也張曰
以一飯而授先生大驚心實不安先生曰身雖
勞而氣猶壯偶然失足何足爲意又吟詩云閣
淡衫緋稱老身滿江春色一時新無端失足時

常事水性養花花護人未幾鋪筵設席飛雲把
蓋進獻曰先爲壓驚次爲上壽先生與來換蓋
交杯拇戰決勝負酌沆瀣酒酣耳熱不覺紅日
西沈繼之以燭而黑雲隊隊起矣倏忽風雨大
作逾時不息酒闌宴罷諸友各就所歡之船而
去惟先生獨存急欲回寓奈雨聲不止張梧庵
曰天雨有情留晚客密雲深鎖到陽臺先生正
襟危坐俯首不答飛雲自歸後檐不出先生爲

酒所困斜枕而寢至夜半風雨更緊蓬漏牀濕
溜滴頭上驚破其夢大聲疾呼竟無人應惟飛
雲依聲裸體持燭而出娉婷嫋娜蓮步輕盈先
生見肌膚如雪不覺情移持其右臂飛雲乘勢
縱體入懷邀攜同入房艙綢繆意淡午晌方起
于是日一至焉或間日一至焉至必飲酒吟詩
晚留而回飛雲亦頗能詩一唱一和竟忘晨夕
而於回家之言亦不題起其集青蓮句云南湖

秋水夜無煙歌舞淹留玳瑁筵此度別離何日
見人疑天上坐樓船我向淮南攀桂枝不知霜
露八秋衣美人一笑奪珠箔問我西行幾日歸
集杜句云頭白昏昏只醉眠青蛾皓齒在樓船
綠雲清切歌聲上楚女腰肢亦可憐秦傳織手
送青絲酒肉如山又一時語盡還成開口笑渡
頭翠柳豔明眉茗飲蔗漿攜所有此生已媿須
人扶紅顏白面花映肉物色分明待老夫懷抱

何時好一開隔離呼取盡餘杯影遭碧水潛勾
引一日須來一百迴集香山句云笙歌杯酒正
歡娛鄉思銷磨逐日無莫怪氣租言語大毆盆
思共彩呼盧亂蓬爲鬢布爲巾且喜新正假日
須從此萬緣都擺落人間少有別花人早潮纔
落晚潮來連擊三聲畫鼓催此地二年留我住
平生相見卽眉開飛雲亦有集青蓮詩云江水
東流猿夜聲掉歌搖艇月中尋相邀共醉杯中

醵但願君恩顧妾深孔雀東飛何處棲
場花落盡子規啼爲君留下相思枕
月下沈吟久不歸羅被凌波生網塵
今傳尺素報情人風流肯落他人後
欲歎離聲發絳唇香山句云日高猶
睡綠牕中飲作桃花上面紅自入春
來未同醉停舟一望思無窮重開離
宴貴留連一半春消風雨前忽忽眼
塵猶愛睡愁凝歌黛欲生煙感物思
君歎復歌正抽碧線繡紅羅雙蛾解
佩啼

相送漠漠紛紛不奈何先生因病數日未至船上忽飛雲遣人問安並送詩先生讀之乃集香山句云江頭相見日黃昏雨露由來一點恩兩地也應相憶在門無宿客對誰言燈前合作一家春倚石攀蘿歇病身自是命卑如紙薄每勞存問媿交親澹煙疎雨間斜陽獨自騰騰入醉鄉尊酒未空勸未盡薰籠亂搭繡衣裳兩人卷帙甚繁不能備載常自歎曰誰謂風月場中勾

欄佳麗毫無情義哉當我前此失足落水時家中縱有妻妾未必能援之以手何其歡愛若斯也由是愛之慕之日用飲食以及纏頭等項凡有所需必如其願未嘗違拂未及年而金盡牀頭飛雲一啟齒始猶借貸以充其欲繼則典衣以赴其請至於無可借無可典而情淡意冷猶不捨此而他適前此當道好友亦不爲禮搗母厭其無資白眼相視後竟加以詬譎飛雲猶念

其癡情畀以二百金先生不辭友朋悄悄搭船而歸夫物之害莫如蠹人之害莫如妓天下人斷無有不好色者其不好色者皆強以抑之其或欲附於君子之名而不敢入於溫柔之鄉者有之或生成鄙吝視財如命而不肯絲毫輕棄者有之或身本孱弱而畏死守命者有之均非出於情之自然也孔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孟子曰食色性也聖賢尙如此況蚩蚩之

民乎今王先生重視財帛積之萬鎰之多守之三十年之久年餘七十猶爲迷而失守可知性不可改愛不可移矣然湖邑以舟作居裝成豔冶而笑春風者不知凡幾王先生獨不喪於他妓之手而獨捐軀以殉於飛雲者亦由飛雲之巧於鑽營工於討好水火不避故能使之墮其術中非若他妓之專以粉而而賣錢也吾想王先生雖得脫離苦海他日回鄉入荒荒齋登危

危樓難告家人婦子以情倘問在廣得志歛財
之景其將何辭以答之此事予故不便載載之
以勸將來爾

楊舟

楊舟會稽人勤於誦讀艱於功名而簡練揣摩
未嘗間輟倦則引錐自刺其股一夕齋中三更
人倦忽見燈影間隱約有人擡頭視之乃絕色
佳麗也駭之疑以鄰女問曰何家女也女曰吾

非鄰女與君有夙昔之緣故來耳楊曰怕被人
知有壞顏面女曰更深靜寂又誰知之楊愛其
媚麗納之黎明女去次晚又來竟至不斷楊曰
夜來明去又勞跋涉心實不安女曰與君緣法
不少何必掛意由是更靜必至楊日子來茅齋
已月餘矣到底是何家女子須實告我免我常
常起疑也女曰君不可畏當實告之楊曰伉儷
情深又何畏懼女曰我乃九尾狐也因君雖沈

潛於學非特不得功名且恐有絕食之憂特來
相救楊曰將何以救之女曰須教爾學畫日得
微銀可以餬口明日開賬與爾買顏料畫筆以
教之於是女不回去竟如夫婦先教以用筆之
訣次教以襯托點苔之訣三四月間楊亦知畫
法矣兩日畫鹿一張而鹿睛必須女點夫然精
神意致恍如生成無不愛售由是楊舟頗得畫
家之名而食豐履厚矣朋來憧憧皆以爲楊得

能畫之名而楊之戀女情切亦不歸家致妻怨
恫始則請楊回家詎譎繼而吵鬧到門而女總
低心下氣逆來順受故其妻亦不糟蹋於女後
楊舟以受氣難忍以女之來歷一一告諸妻妻
曰既是狐狸已改女形見人並不避忌不妨接
至家中同受其益楊然之於是同處一室已有
年餘楊固愛狐之豔麗又喜其服事周到無不
合意竟不至妻房妻恨益深訴於父曰良人者

所仰望而終身也今若此是有夫而等無夫矣
大哭於庭其父慰之曰此乃狐也鬧之必遭毒
子姑容之我自有道勸女歸囑其不可聲張其
父備銀密往江西天師府控之越日女乃淚向
楊曰時勸汝與妻和好不可切近我身而蓄妻
之怒也爾不聽令我命喪於爾之手矣楊曰愛
莫如我胡爲出此言也女曰爾岳父告在天師
府矣已遣神將圍住不能逃此一切楊猶慰之

女含淚梳洗天光皎潔紅日無雲只聽霹靂一聲地若震動而卓上水碗中浮起寸長狐狸也女亦不見楊大哭失聲驚棺收殮將狐之平日穿戴服物盡入棺中造墓以葬而楊坐亦哭臥亦哭人慰之亦哭兩目失明醫治乃愈今所畫鹿形雖如前而神全無楊亦苦之無極至今有人向問楊仍然哭而訴焉

野史氏曰妖之爲害也天宜擊之是狐知楊乃

餓夫化女教技使之餬口以延其生可謂仁矣
夫復以雷滅豈天師之輕信人詞枉於施法哉
蓋楊本餓夫自得此狐幾成巨富狐已犯違天
之條故不能全其死焉得此一斷楊當釋然安
其命矣

養鳥報

予聞之外祖母言山西安邑縣有一富室萬姓
性甚慳吝好養雀鳥凡禽中之百舌畫眉鸚鵡

別哥之類俱以金絲篋籠貯之每當春夏之交
園林深處翠竹菁密之間愛其間關調舌聲韻
悠揚提籠懸杪挈酒攜柑靜以聽之獨領天機
之妙竟忘人世之情偶有客至從不殺雞爲黍
而食卽貴胄到門使子弟迎之亦不現形露面
真所謂泉石膏肓煙霞痼疾者也庭中懸一綠
鸚鵡設以銅架繫之金索能作人言名曰綠衣
娘靈慧異常凡耳有所聞卽口能學之而且毛

色鮮妍鼓翅而舞綠羽襯以紅毛萬日綠兮衣
兮綠衣紅裏此禽中之嫦娥也一日夙興萬往
視撲架而斃扼腕歎惜良久命小奴用木匣貯
而埋之忽報邑宰往鄉相驗路過其門遽入拜
之萬使其子見之宰怒萬不得已出見鄉間人
從未見過官長且以地方官蒞此儀仗鮮明騶
從吆喝更覺顯耀一家匆遽奴僕慌張忘收木
匣宰啟視之見有嬰小手一隻血色鮮紅宰大

驚曰此乃採生折割之家也害人不淺矣我素
不輕入鄉紳之家今忽至此得破其案殆有神
助當治之以除民患卽正色厲聲吩咐開門追
起屍身萬愕然不能自白宰今役趨上褫衣械
赴縣獄寘諸深室地阱中加以桎梏萬不勝其
苦宰反復推求不得確情加以三木萬畏刑招
認總不得其屍身不能定案宰又拘其家人婦
子到案逐細跟究亦無端倪宰曰有手必有身

又復提犯鞫之文卷木匣俱在案上忽聞匣中有翼翼之聲宰命吏開匣視之見嬰兒小手宛轉而動仍化鸚鵡飛立匣上呼曰萬某爾知罪乎爾在囹圄猶鳥之在籠也爾用徽纆猶我之索拘銅架也忽已報矣遂飛去一堂喧然共訝養鳥取樂之報也案始釋萬雖得回家而家產已破悔無及矣

野史氏曰禍之來也由於孽切以膏粱可恃而

輕視禽族取其能啓耳目之歡以消閒遊之日
殘不加痛死不加憐不知天之生是物也何嘗
有巨細之分而其畀是德也亦何嘗有厚薄之
殊奚可恃人靈於禽張羅以收之樊籠以梏之
生而育之死而棄之其殘忍刻薄蔑以加矣無
怪拂天之怒化其形而陷其罪天不置之於死
者究由人貴於禽耳然身羅无妄蕩盡家財天
故示之以爲愛育禽鳥者戒

賣監生

世之以貧而起家者多由節儉喜佔便宜因以便宜致有喫虧浙人有姓陳者始爲佃傭有子四人同力合作春則鋤雨犁雲冬則樵山漁澤妻孥織屨裋衣漸成小康心思體面欲托京客代捐監生既懼銀之過大又防吞之不捐朝夕躊躇游移未決仍然一老農夫其鄰居監生玉姓者深知陳意將屆除夕無以卒歲欺其不顧

利害只圖便宜將計就計以監照與之賣之彼
必受飢樂從吾可安孰過年矣謂陳曰子欲捐
監必托京客今之可信者寧有幾人見銀圖吞
者往往有之且部價難減不如將我監生買之
我願讓價子怕吞銀我將監照交與收執老靠
已極我爲民子爲監生何如陳曰要銀多少曰
一監生須捐銀一百二十鎰今讓三十子與我
百金可也陳曰八十金纔買王曰如命陳曰年

內先交三十金餘俟新年二月付畢王以挪措無門得此三十金亦可度歲又許之陳曰爾將監照賣我必要立券免生後悔王遂寫據並監照交與陳姓陳取銀三十兩與之餘銀王亦欲其寫立限字陳亦邀人書據而畫押交之王得安逸過年至元旦陳戴頂欣欣得意敬神拜祖賀年鄰居問日子何時捐納功名吾輩竟不知也陳曰王某已將監生賣與我矣爾等往看王

某已不帶頂矣鄰眾笑曰他物可買功名不可
賣也陳曰功名以執照爲主今王之照已在我
手亦不怕其翻悔也眾曰執照載明三代履歷
子能買照不能改其三代履歷若使官知或被
告發非特不能戴頂并欲治冒濫功名之罪由
此爾家業恐不能保矣連還之爲是陳曰我已
付銀三十奈何眾曰棄之爲妙陳卽往王家曰
憑照帶頂眾以爲不能將子之照作我之照也

吾將照還汝卽還我銀也王曰賣買分明不能翻悔尙有五十金吾已抵用爾有票在至日不可延緩陳曰衆說買照有罪吾以農夫受刑何足爲羞子寧肯丟臉乎王曰我貧窶甚矣監生尙欲賣人焉懼丟臉子賴銀吾將控之陳見事不諧矣挽鄰居說情又與王銀二十兩始得還票納照以致喧傳一時競爲美談吁目不識丁者當守故拙而已乃竟自忘出身而妄欲附于

青衿之列致手胼足抵之資輕送子異想天開
之事從知儒與富本爲相忌故王以監生而至
貧陳以買監生而喪財矣

虎折家

乾隆己酉四月間浙寧西郊大虎失倚傍之山
而迷行平疇之所四野橫跨爪印如盤民皆慌
張罌湖鄉有王永春者爲富不仁醜名滿邑其
廬前後皆河圍栽綠竹房雖靈壠而人甚齷齪

早起從後籬門出過橋遇人指虎爪印而視之
曰虎已至境矣永春急閉籬門忙趨至前欲開
門以杜虎患誰知虎見林箐深密認以爲山逕
由進屋其廳之西室延一蒙師周秀才居之以
作書館館外有衚衕一條鄰居幼子攜書上學
虎見之卽縱身撲去虎力過大而逾幼子之頭
驚倒仆地旁有一人手持棍擊之虎用爪抓去
而若人之頭面皮肉盡脫去而血流漂杵矣未

幾而殞虎入書館向牀坐視而周秀才蒙頭裏
靈魂不附體未幾虎出周秀才即裸身踰墻而
逃虎至廳人廳後間滿房皆酒三層高登虎倚
酒壘貼身搔癢壘側跌地而聲響如炮虎驚亂
跳一間醞醖盡如泉湧百餘缶甕盡爲瓦裂慌
入左門進王永春內房陳設輝煌金光燦爛虎
見異境又復亂跳跳入牀上虎身重而籐牀已
穿虎陷其中虎用力縱之而牀架在虎頸虎帶

枷橫行直擊衝至東則東物盡衝至西則西物盡迨虎脫枷而陳設俱破裂如柴虎出院中過牆則倒拚壁則穿王永春見虎勢兇湧入城報官官會軍門委營弁二員圍鎗兵十六名緣身施鎗彈至虎身而不能穿其皮虎亦不知也鄰居之強有力者俱登瓦上穿穴而視思欲以計斃之總無善策一人見虎昂首開口而坐用三寸許大毛竹直插其口虎嚼竹如蔗以石擲之

不驚不動虎煩則口覆地而嘯地皆震動偶而
施威背高丈餘官兵皆退民亦無法可致傍晚
虎進衙衙倚壁踞之一人輕步入室從壁隙力
施長刀穿去虎覺身疼直縱出來一屠戶一棍
擊去適中其鼻頭眩頸屈衆棍齊擊而斃虎雖
除而若家之渠渠厦屋盡爲濺濺涼亭矣昇虎
人廳量其身長九尺尾亦長九尺重八百觔四
方土女雲集而來觀者如蛙如蟻二畝之宅焉

能容數萬人之足於是高墜數丈杉木繫之屋
簷虎懸木上夜然巨燈以灼之觀者如市三日
夜乃稀剝皮以獻神作爲座褥剝肉以贈鄰各
嘗異味肉色如灰而臭氣如烟味帶鹹而韌如
革雖有利齒不能碎其一瓣也其鬚可作牙籤
齒長三寸餘可作石鑿是虎之大極矣訓神演
劇答謝力士葺治房宇已化數千金居之日假
鬼失虎無伎目夜夢擾又延僧建醮驅之乃安

安未幾目官欲虎骨永春不允官許銀二百售
之永春貪財而送詎知官收骨而負銀永春又
上控各憲批准給領乃散家去其半是虎之來
爲拆其家而來也永春平日刻薄成家而安如
磐石不畏官勢不懼民害破其家者惟有虎也
是永春應以虎而破家虎應以永春而死矣兩
者之害神使之也

延安府署樓

壬戌夏月予時病廕杜門懸車大雨時行終夜
不止天曉晴霽日上三竿起而坐食適姚農山
來訪予曰良友遠來有異聞乎盍爲我言之以
供他日西牕剪燭之談劇也姚以事有奇異喟
然曰先嚴官陝中時刑名幕友張玉齋言延安
府署西有小院中有樓三楹對面有廊廡扁管
有年逢太守新蒞此任加一封條按任黏加而
條堆成寸矣乾隆年間太守某延金先生號抱

谷者八主講席賓主極稱相得夏月苦暑思欲
得一涼處與太守言曰西樓宏敞曷不敢之太
守以多年扃閉之室前人不敢居此者必有故
也與其居而不寧不若順其舊而得安也先生
氣豪胆壯曰室應人居有人閉之必有人開之
此一定之理也開之知其從何而閉也卽有怪
吾不畏矣請卽啟之太守命僕開之見枯枝敗
葉罩滿階除鴿翎鼠糞平鋪堂榻蓬蒿塞其徑

蛛網當其天又鳩工拂塵去垢剷草洗苔白日
上三竿開門墜潔完畢而夕陽已頽月上東牆
塗堊飾壁鏤案陳几與先生次坐西廊品茗納
涼恰有一種情致忽伺候者仰見對面樓上有
少年婦人將頭取下置於膝上持櫛梳洗項血
漂流灑如細雨沾八人身冷如霜露一股冷氣
難受眾皆譁然奔逸太守亦爲毛竦起而出橋
見奔逸諸人仆臥于地有咬牙擊齒者有鼓寒

戰慄而聲啼噓者太守卽命扛臥于房設法醫治惟金先生不出太守曰真胆大也令人入視之不見尋至樓簷後厠中倒仆于地急扶持而出昏昏然不知人事以薑湯灌之移時乃甦問之茫然亦不解何入厠也太守勸曰先生不信我言致鬼神戲侮令仍閉之越日皆愈先生又曰妖由人興予立心正直何懼鬼物吾有法以治之次日先生用爆竹火藥轟然擊之烟結其

房不見人面太守令人舁梯率壯丁健役數十人持械執戟一擁而登樓速進樓間中列古畫兩旁陳設檯罽雖是瓦缶悉由古制片片剝落左邊一房牙籤玉軸縹上隱隱有字皆蝌蚪文人莫能識後至小樓覩之見繡簾垂掛簾絲半脫室內箱牀粧臺梳栊無不整潔啟帷視之見翠被錦衾似有人睡觸手成灰中有無頭婦人裸體乾枯不識何代死身太守具棺而殮葬於

北邙山下文以祭之詩以弔之文已無傳惟詩
翁記得七律結尾一聯半軀骨肉今猶在獨臥
高樓數百年之句金先生命僕灑掃潔淨攜衾
下榻其上後聞居之亦無他異查延安府乃陝
之邊疆或疑卽李華弔古戰場處也是女之屍
蓋以兵燹傾陷其家賊逼不從願以身殉保全
名節泊後蕩平室改爲衙見有女屍扁而封之
白骨閉戶無怪作祟而官之居此者不過三年

五載祇求避凶而已故歷加封條今金以避暑而開太守整其房瘞其骨則死以入土爲安住之者自亦適然矣

呂大生

黔之四方并有土地祠甚著靈異鄉有銀會用鼓搖之以點多者得銀鄉人呂大生遇會期思想得銀夢中竟出警語其妻聞之次早勸呂赴祠焚香點燭許愿求得呂如其言拜跪禱告祠

中設有盃琰分上中下三等凡祈求者擲之以
驗神之許不許也呂亦擲之得上上美哉以爲
神已許也欣欣得意及至搖會之家室人已齊
骰子入盒令呂先搖之啟視則共成六點也見
如此少色焉能得會暗思競傳神靈何於我獨
不施靈後諸人以次搖之俱成六點衆議准先
不准後呂得五百金益感神之靈而竒也刑牲
虔酬喧傳一時香火更盛自後土人敬神宰雞

瀝血用雞毛沾在神檻神像亦爲雞血模糊是
雖爲敬而似乎褻之鄉人議令人酬愿者只以
雞冠瀝血而奠隨卽放之祠外山上廟祝無須
喂養雞亦不往他走惡獸亦不食之更徵其異
前以一草亭而供此神近則改建祠宇金光燦
爛炫耀奪目予奉差過此停輿而望山亦秀媚
是蓋由於山之靈氣而結成靈異之神也

送鐘

廣東爲富庶之區重在洋物民間凡有喜事莫不團麗爭華昔有大憲生辰官紳士商各獻奇珍迎合趨逢洋商某思內地寶物衙中都有惟以洋貨爲重遂出重貲鉅萬購得西洋白鳴鐘高五尺機關靈動八音克諧按時呈脾不爽毫髮至期星送爲顯者壽斯時僚案畢見和容愉色忽見家人手持紅柬曰洋商送鐘請謁拜壽大憲失色怫然大怒曰吾位極人臣欲享期頤

之壽他物俱可送何獨送我以鐘鐘與終字不
同而音同使我心驚肉戰是該商明假此以咒
我也情殊可恨卽令人將鐘攜至大堂用鐵杵
擊碎將商發縣訊問亦不排宴享客矣洋商挽
人求饒不准後情與面俱到乃已是商欲以鐘
而見長今反以鐘而賈禍從知話言固當謹慎
而餽送亦應審音吾故載之以爲刻意逢迎漫
不警心者作勵頌焉

海中巨魚

海中巨魚名人說部已言之詳矣予聞湖州澄海縣有泛海貿易姓金名鏞者駕洋般出樟林鎮口放大洋浪高風急水如飛立橫衝直擊左傾右側舟中人顛仆頭眩嘔逆不絕忽見水若藍色突起一山橫於舟前約長千丈乍沈乍浮至夜始消又一日滿海無風而船浮水面膠滯不前候而水面高百餘丈嘔水有聲舟如橫側

入深洞中昏黑不測舟子曰八魚腹矣相聚而
泣忽聞大潮聲起將船湧出水上高十餘丈飛
至山前沙灘而墜舟子曰吾生矣此乃巨魚噴
水帶舟而出也遂與舟子上岸行至山下見有
居民問曰此伊藍埠也地屬琉球去閩廣萬餘
里矣遂易薪米將船修補而歸夫天下之大而
莫測者莫如海而物之大而莫測者莫如魚莊
子曰北溟有魚其名爲鯤鯨之大者不知其幾

千里也千里之魚而遇數丈之舟吸而入噴而出魚亦何嘗知也噫世之人自誇爲大者蓋亦井底窺天也

山和尙

浙之於潛縣巖巒聳錯草木茸蕘怪異恒多邑有大村離城百里村人有譚昇者入城探親行至半途夕陽已頽禽鳥歸巢遙望前山林麓烟光迷離急趨赴之乃茅屋一椽圍以柵欄燈火

熒熒中有數人據地而飲見客起立訊問何來
昇告以迷路至此乞暫借棲遂同入室數人飲
畢匆遽而去孤栖獨宿不能成寐夜半月色皎
潔照見山腰有怪緇衣露頂青面獠牙直趨而
下至茅簷穴隙相窺知內有人卽伏地摸拜起
卽開口咬開柵欄正欲穿屋昇恐甚欲匿無由
適有數人回其怪遂遁齊聲喊追至山澗隱形
不見衆回曰此怪名爲山和尙盤踞此山百有

餘載喜食生人腦我等燒炭者人衆氣旺喧擾
其巢前月乘某等入窑將炊夫啖食子不遇我
幾飽怪腹矣昇間之坐以待旦急同窑人擔炭
而回夫怪陰物也人陽物也陽盛則陰衰陰盛
則陽滅茲怪之畏燒窑者以其陽之盛也今昇
以一人而過大怪陰盛極矣適遇衆回乃免亦
由若人之不應飽怪腹而然也孔子曰死生有
命物難自主矣

驟長人

廣西宣化縣署中有一更夫力大人懶誰倩爲
傭迫于饑寒因充是役一日病傷寒周身骨節
疼痛呼號五晝夜而身長七尺餘矣肩不見寬
腰不見廣所長者惟骨故站如竹竿前之能肩
二百筋者今祇肩三十筋左江王總戎聞之招
入隊伍教以弓箭僅能挾拾三力之弓教以鳥
鎗驟脾轉身固慢進退亦遲縱跳更不能矣竟

爲無用之物于旗鑼耀門出而拜客登場操演
時令其掌傘官坐馬上若人站于地下頭與頂
帽齊撐傘當日甚爲合式王總戎亦深喜之夫
人之生也骨格天成長者不能使之短短者不
能使之長今若人于壯年時一病而長加其半
且能于五日內筋骨皮革驟長三尺皆非肉比
如何能長于一時焉雖博于古精于理者不能
窮其所以此真怪事可書之以博聞見

泥皂隸賒酒

維揚瓜州有一廟中設神像兩旁置判官之外
又塑皂隸身繫腰牌內有一皂隸常至酒肆沽
酒而飲肆中人問之乃曰作寓於廟內也一日
向肆中賒酒一壺肆中以常常交易熟認其面
與之問其姓名而記之於簿次日又賒一壺三
日又賒一壺自後不來沽酒亦不還酒錢攜去
酒壺亦不送來肆人往廟問之並無其人心甚

異焉出至神殿上見旁立泥皂隸面目逼肖賒酒之人酒盃在於足旁肆人疑曰寧賒酒者卽此皂隸乎因視腰牌姓名與賒酒者相同提盃啟視酒剩半而皆水矣喧傳一時惑起羣心於是其有燒香點燭者有以圖事而許願者求之頗應自後香煙盛於中座之神夫廟之塑皂隸也不過好事者爲之初不計其活而靈若是也然物之成也必有其數有其數必有其運昔者袁

柳庄見一時塑成四神之像爲之相之曰富貴
貧賤也後一廟里下科甲不斷一廟里下倉滿
箱盈一廟里下葦輅藍縷一廟里下跟官著役
數百年來竟無變遷此蓋由神之數而定也是
皂隸蓋亦數應靈而運亦應興也已

泥皂隸破案

江南之蘇松常鎮浙江之嘉興湖州凡城隍廟
中裝飾皂隸皆陽間得時皂隸出資鳩工自塑

形像於旁高帽皂衣腰牌書已姓名望死後可
作陰間皂隸也常州金匱縣乃康熙年間分出
以至喬林知縣事新建城隍廟裝設神像當時
有皂役吳太者卽塑已貌於旁書名姓於腰牌
之上是皂隸也平日心極慈祥見竹板之厚者
必磨刮以薄之拗之重者必設法以輕之迨後
王喬林作故有作城隍之說而吳太亦相繼而
亡廟中皂隸咸不靈應惟吳太獨見其靈有求

必應士人因其靈將其像扛至下旁南面而立
百餘年來香火獨盛乾隆中年新任知金匱縣
事者到廟行香見而怒曰皂隸何得向南急昇
出燬之衆民求之曰皂隸素著靈異救人之難
多矣安其靈卽所以安民也願公仍循其舊令
曰如果靈異現有一案著卽顯靈破之其案某
與某富婦通姦已久其婦以二子長成俱已娶
媳不甘再行穢事令兒輩忿恨力拒之某於中

秋日過富婦家飲酒興起復欲殺舊婦堅不允婦亦賞節大飲醉臥某卽攜刀潛至其房將婦連觸三刀卽斃某卽逃走年餘飭緝不獲此案卽着皂隸護差獲犯破案限一月不破卽燬此像矣後某逃至海邊思欲航海忽見有一船來皆是鄉音問曰公等何邑人氏曰金匱又問曰上年殺死某婦之案縣中作何辦法衆客曰某婦好好在家案已寢息某曰可與我趁船歸乎

衆曰爾乃鄉親有何不可某卽附船回里甫上
岸差卽獲回首視之客無船無矣送之於官官
問之曰能收犯于千里之外獲犯于咫尺之間
真靈異也殺牲酬神並享皂隸由是民間祀神
者神前用大五牲皂隸前用小三牲至歲時伏
臘祀享者絡繹不絕其子孫在廟伺候收三牲
酒飯鹽其肉曬其飯節其酒運之家可食數月
夫廟中皂隸有八何以獨靈此一皂隸者蓋正

直者爲神，臧隸奚可以神比？然觀其平日忠厚，爲懷自無惡跡，無惡跡可依神爲食矣。其子孫得受其餒餘者，亦忠厚之報耳。諺云：忠厚人常在此，言有至理存焉。

異疾

高淮齊人有內姪，某十五歲時曾得一病，每小遺則陰囊疼痛，如有入闕割者，溺中有紅白牛毛數十莖，後數月不藥而愈。又新刊劉乙盛夏

有事赴郡遷延月餘忽腹中痛不可忍房主恐其病斃遣累令兩人扶出劉亦無計急買肩輿馳歸延醫治之醫念劉久客他所炎歎暑氣鬱火內結用大黃芒硝等劑下之三劑忽瀉黑澀小蟲升餘水乾則羣然飛去病雖治而醫者不知何症後亦無他異書之以俟扁盧叩焉

鬼悞

安徽八卦門外尤劉二姓比屋而居尤常外出

妻在中庭低頭縫紵日午有美婦人風致娟然
飄忽而進遂於庭前問是劉家否婦猛答曰聞
壁姓劉我家姓尤也美人羞縮逡巡曰是我錯
悞來找他是我錯悞來找他遂出尤婦責紉女
曰誰開大門都不關耶趨出見門扃閉如舊母
女驚異是日劉宅亦見美人進門夜靜其妾無
故自經脚不離地惟以細紅絨線扣套頸上而
已鬼旣以冤孽索償而猶未辨其姓氏萬一誤

索不知閻羅何以處之

某中丞

一宦家子遠遊滇南與大中丞某公有舊留居
于署款洽頗優夏日苦暑偶與諸友談及鬼事
以銷炎悶正在啗笑間而中丞適至聞之曰諸
君喜談鬼耶曾見鬼否衆曰未也中丞曰吾曾
見之昔我在粵西郡守任時同鄉同年某公爲
鄰郡司馬情致綢繆音問不絕未幾司馬病沒

予幼家貧我卽解囊厚贈遣僕送柩及其眷北
歸方將兩月一日陰雲慘淡時已申初忽外投
一刺上書司馬名大驚問之司閣對曰某亦心
駭已自煖閣後窺看見某爺立馬待於堂簷之
下余思幽明迥隔不能相見今來拜必有異也
卽開門請見形神笑貌恍如平日曰世上人在
情在者居多兄乃死更加憐運我骸骨遣我妻
帑使各安故土真有義也特來拜謝余問曰吾

兄已應修文之詔得無誤耶對曰不悞上帝念
我一生無欺人事簡爲江右某郡城隍茲由此
往念兄情同骨肉不避嫌疑故來之余曰聰明
正直爲神閣下可稱無愧未識庸庸碌碌如我
者終何如也對曰兄居心行政可質神明將來
壽逾七旬功成萬里節鉞之任夫復何疑但嗣
後心無過細用無過儉以養中和是弟所望於
兄者余曰敢不書紳終身佩之言畢茶至嗅之

而不飲立身告辭送之大堂揖讓上馬從者如
雲行至儀門大風陡起轉瞬不見因卽專人赴
江右某郡訪問知是府城隍廟修葺見新開光
未久詢之士人神極靈顯余復焚牒以賀嗣後
無聞焉余今七旬有二屈指計之將近二十年
矣自忝擢封疆以來恒思心無過細用無過儉
二語實我居官良方故無論官衙私居以及旅
傳舟舍必將此二語鉛鑿座右上下內外不議

我爲刻者皆好友諄切相告之功也言畢一友人曰夙聞大貫之人鬼神畏之公有一命之榮而白晝鬼與周旋何此鬼不畏貴人耶宦家子曰鬼神何可概論哉陰陽雖無二理邪正自分兩途使司馬而爲邪鬼將避正之不暇寧敢分賓抗禮相與話舊乎如司馬者旣以事無欺人得受正神之位我中丞居心行政可質神明其陰陽雖隔而正直相同故得此二語卽爲終身

之金石是二語卽以報中丞之德也衆皆歡笑而散宦家子在滇深荷中丞噓植稍得膏腴次年冬中丞以疾而終於節署宦家子爲之清理公私送歸舊址焉

狗哺嬰兒

有狗而哺嬰兒者嘉慶丙子事也李生從欽州來見余誌近日怪事閱至狗報恩一節曰狗之奇無有奇于欽州之事者此耳所未聞目所未

見史所未載也廣東一人而娶三四妻者夥矣
名曰並妻以長爲尊欽州某鄉土民家康過佚
有三妻長妻妬而毒次妻生一子甫三月其夫
遠出日譎羣妻咸礙名分忍氣吞聲一日次妻
見子熟睡過鄰家閒談長妻窺其牀獨睡嬰兒
而母不在竊提其兒棄之穢室次妻歸不見兒
出而喊曰誰抱吾兒以往鄰曰並不見他人之
入爾室出爾室也尋之無踪私想之必獨婦藏

而欲害是子也不敢過問惟日夜啼哭而已旬
餘日夫忽回驚知之即向長妻跟追初猶不吐
痛擊三四次用楚難忍方告前情忙入穢室見
壯狗俯息草窠中乳小狗兼乳嬰兒急抱而走
喜告次妻曰鬼已得矣次妻曰鬼在誰家夫曰
余家之狗慈于余婦昔者令尹子文生而棄于
野虎乳之今是穢室穢室而狗乳之他日必出
人頭地須珍護之對長妻曰狗尙知憫人之死

兇之不死乃命也命雖奪矣何苦用此毒心以成惡名乎且殺子有條子其改之長妻默然不應相安數月夫復出辱逼更甚次妻避其鋒抱兒歸母家其兇世極控之于庭刺史唐直聞亦早聞狗哺嬰兒之事准其詞而傳其長妻至案大加呵斥卽將次者所生之子交與長者令好
好撫養諭曰子之惡已成案矣如再起惡屋惡鳥之心而暗滅是子當重治以罪不再寬恕夫

獸之中依人爲食者狗也以其性之近乎人也
故能管家能知報恩今能知主人之兇而懼之
分其乳以飼之是超乎衆狗之外而實類乎人
也吁世之欲食人欲殺人者不知凡幾則是信
狗之不若也可恨也夫